一元多重心物觀

《二十》

／李杏邨

無能無所，不落有無，遠離二邊，
如果執空昧有妄言：
「無心便是道」，已落邊見，
離道更遠，正如霧裏觀花，
終隔一重！

㈧破除法的迷執

「問君心印是何顏？心印何人敢授傳？
歷劫坦然無異色，呼爲心印是虛言。
須知本自靈空性，將喻紅爐焰裏蓮。
莫謂無心便是道？無心猶隔一重關。
（同安察禪師十玄談——景德傳燈錄卷廿九）

前偈簡釋如下：

禪宗心印法門以心印心，也不過是方便言說，
眞心無體何能着色付印哪！
眞心印無可印，傳無可傳，
心印一說不是徒託空言嗎!?
無量劫來，眞心坦坦蕩蕩，
空無一物
但是禪家以事顯理硬說是
火中紅蓮。
眞心體性虛靈空寂，
超名相，絕對待，不生不滅，非色非空，

㈨破除神通的迷執

「南陽慧忠國師，諸暨冉氏子，得法曹溪，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，四十年不下山，道行升聞，肅宗以師禮迎居千福寺，西天大耳三藏到京，云得他心通。帝命師試驗。三藏才見師，便禮拜，立於右邊。師問曰：『汝得他心通耶？』對曰：『不敢。』師曰：『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？』（三藏）曰：『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得去西川看競渡？』良久，再問：『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？（三藏）曰：『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却在天津橋上看弄胡孫（猴兒戲）？』師良久復問：『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？』藏罔測，師叱曰：『這野狐精，他心通在甚麼處？』藏無對。」（指月錄卷六）

他心通爲佛家六通之一，又名他心智。「大智度論」卷廿三

說：「他心智緣他心有漏無漏心心數法。」他心通有正有邪，高下不等，概分爲有漏及無漏。就其成因而言，又有慧通、修通、報通、妖通、鬼通、依通之分。

由智慧解脫而得通力者，名爲慧通；由禪功定力而得通力者，名爲修通；由宿生業報而得通力者，名爲報通；大力鬼神及有超感的人類卽其一例；由妖鬼附體而顯示靈異者，如靈媒、乩童等，名爲妖通及鬼通；依物顯靈如占龜卜蓍等，名爲依通。

佛菩薩我法兩空，聲聞緣覺已證人空，故得無漏六通。天仙外道雖有修功，未得漏盡，僅有有漏五通，神人妖鬼雖有五通，但層次較低，與佛菩薩、聲聞緣覺的無漏六通和天仙外道的有漏五通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大耳三藏的他心通以心緣境，能所對立，已落二邊，當非解脫之道，無怪慧忠國師斥爲「野狐精」。但是三藏修持多年，已有玄功定力，足以改變心體運轉的波長頻率，因爲精神越集中，意念越減少，心波越縮短，超覺超感亦隨之而來，洞察他人的心理動態，如燃犀照水歷歷分明。這個道理，姑無論就心理現象或物理現象而言，都是講得通的。舉例而言，X光和加瑪線(X Ray & Gamma Ray)的光波最短，頻率最高，故能穿金入石，透視人體而不壞是本象。同理，定力越強，心體運轉的頻率越高，心波越短，故其輻射力亦隨之增加，當然也能洞澈他人的身心意蘊。

慧忠國師爲了勘驗三藏的精神功，也以心緣境，東躲西藏，結果兩次被三藏言中，然後他澄心止念進入禪定三昧，內無所住，外無所緣，如飛鳥過空，無跡可尋，因此三藏的他心通也派不上用場了。

「僧問趙州：『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，未審國師在甚麼處？』州云：『在三藏鼻孔上。』僧後問玄沙：『既在鼻孔上，爲什麼不見？』沙曰：『只爲大近。』白雲端云：『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，有甚難見？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上。』俗話說『人不能自見其目』，當然也看不到鼻孔了。何況國師以法界爲心，以天地爲體，全心卽境，全境卽心，遠遠透脫三藏的心眼，除非三藏心光內斂，境智一如，透脫聲色網、業識障，自見本心，永遠也找不到國師的心跡。

住在一樓的人永遠也不知道二樓或三樓內在的景象，除非他更上層樓，一開眼界。何況精神的層次，更不能以空間的昇沉而詳定高下呢？類似的事例很多，今引述數則以供讀者參詳：

酉陽雜俎曰：「一公初謁華嚴。嚴命坐。頃曰：『爾看吾心在何所？』一公曰：『師馳白馬過寺門矣！』又問之，一公曰：『危乎，師何爲處乎剎末（塔尖）也？』華嚴曰：『聰明果不虛，試復觀我？』一公良久，泚顙面赤（面紅流汗）作禮曰：『師得無入普賢地乎！』」

所謂普賢地，見「華嚴經」十定品：

「爾時，普眼菩薩白佛言：『世尊，普賢菩薩今何所在？』佛言：『普眼，普賢菩薩今在此道場衆會，親近我住，初無移動。』是時，普眼及諸菩薩復更觀察道場衆會，周徧求覓，白佛言：『我等今者猶未得見普賢菩薩其身及座。』佛言：『如是！善男子，汝等何故而不得見？善男子，普賢菩薩住處甚深，不可說故。普賢菩薩獲無邊智慧門，入師子奮迅定，得無上自在用，入清淨無礙際，生如來十種力，以法界藏爲身，一切如來共所護念。於一念頃，悉能證入三世諸佛無差別智，是故汝等不能見耳。』爾時，普眼聞如來說普賢菩薩清淨功德，得十千阿僧祇三昧，以三昧力復徧觀察，渴仰欲見普賢菩薩，亦不

能覩，其餘一切諸菩薩衆俱亦不見。時，普眼菩薩從三昧起，白佛言：『我已入十千阿僧祇三昧，求見普賢而竟不得，不見其身及身業、語及語業、意及意業、座及住處，悉皆不見。佛言：『如是！如是！善男子，當知皆以普賢菩薩住不思議解脫之力。普眼，於汝意云何？頗有人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？』答言：『不也。』佛言：『幻中幻相尚不可說，何況普賢菩薩秘密身境界、秘密語境界、秘密意境界，而於其中，能入能見？何以故？普賢菩薩境界甚深不可思議，無有量，已過量。舉要言之，普賢菩薩以金剛慧普入法界，於一切世界無所行、無所住，知一切衆生身皆非身，無去無來，得無斷盡，無差別自在神通，無依無作，無有動轉，至於法界究竟邊際。』」

(十)破除文字障

「福州古靈神贊禪師，本州大中寺受業，後行脚，遇百丈開悟，却回。受業本師問曰：『汝離吾在外，得何事業？』曰：『並無事業。』遂遣執役。一日因澡身，命師去垢，師乃拊背曰：『好所佛堂，而佛不聖！』本師回視之。師曰：『佛雖不聖，且能放光。』本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，蜂子投窗紙求出。師覩之曰：『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，鑽他故紙驢年去！』遂有偈曰：

『空門不肯出，投紙也太癡。
百年鑽故紙，何有出頭時？』」

本師置經問曰：『汝行脚遇何人？吾前後見汝，發言異常。』師曰：『某甲蒙百丈和尚指個歇處（悟處），今欲報慈德耳。』本師於是告衆致齋，請師說法。師乃登座，擧唱百丈門風曰：

『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，
體露眞常，不拘文字，
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，
但離妄緣，卽如如佛。』

世尊說：「無法可說，是爲說法。」三藏十二部皆爲標月之指，由指見月，見月捨指，見而離見，捨而無捨，始有入道的分兒。「金剛經」說：「離一切相，則名諸佛。」念而離念爲佛念，行而無行爲佛行，依經解義，得義忘言，義亦不立，始名「了義」，這就是「開佛知見」，否則泥經執典，意解情識，在言句中作活計，在衆生知見中兜圈子，永遠也不能截破業識習性的紙窗，自見萬古長空的性天，六祖慧能大師說：

『汝須念念開佛知見，勿開衆生知見，開佛知見卽是出世，開衆生知見便是世間，汝若但勞勞執念，以爲功課者，何異犛牛愛尾？』達曰：『若然者，但得解義，不勞誦經耶？』師曰：『經有何過，豈障汝念？祇爲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。口誦心行，卽是轉經；口誦心不行，卽是被經轉。聽吾偈曰：

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。
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讎家。
無念念卽正，有念念成邪。
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』

迷悟邪正總在一念之間，「念來卽覺，覺之卽無」，是爲正念。念念不覺，住境迷心，是爲邪念。念佛念法念僧，念而不覺亦無是處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（溈山）曰：「無心是道。」曰：「某甲不會。」師曰：「會取不會的好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不會的？」師曰：「祇汝是，不是別人。」復曰：「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的，正是汝心，正是汝佛。若向外得一知一解，將爲

禪道，且沒交涉，名運糞入，不名運糞出，汙汝心田，所以道不是道。」（指月錄卷十二）

以佛知見「會取不會的（不可名狀、不可思議的佛性或自性），即是知而離知，見而離見，取而無取，自能見道。如以衆生知見，誦經閱藏，求解立知，盡是法塵心垢，汙汝心田，與運糞何異？德山宣鑑說：「菩提涅槃是繫驢橛，十二分教是鬼神簿。」溈山向仰山：「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，多少魔說？」仰曰：「總是魔說。」師曰：「已後無人，奈子何？」（指月錄卷十二）。

神贊禪師得法歸來，報恩心切，隨時隨地對境應機接引乃師。在侍浴的時候，他不但爲乃師洗身擦背，清除身垢，並且乘機進言，清除他的心垢。他說：「好所佛堂，而佛不聖。」那就是說，他的七尺之身就是一所大好的佛殿，因爲本源自性，人人本俱，個個圓成，不假外求。但是歷刼多生的業識障蔽自性，因而識神用事，聖性不顯。他的業師，聽出他的話裏寓有玄機，一時莫解，不覺回頭看他一眼，於是，他又接着說下去：「佛雖不聖，且能放光。」那就是說，他的業師回頭看他的時候，兩眼放出驚異的光芒。這就是六識出六門的明證。

後來他的業師在窗前閱經，一個蜜蜂在紙窗上飛竄，尋找孔隙，穿窗而出。他利用這個機會來開導他的業師說：「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，鑽他故紙驢年去！」那就是說，一念不生自見本性，海濶天空，無往而不自在。放着空門不走，却在三藏十二部的故紙堆裏打轉，豈非捨近求遠，驢年也不能透脫業識網、文字障，與本體自性接體合流呀！

總結這個公案，白雲守端禪師作偈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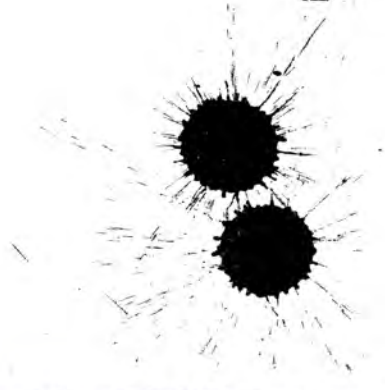
「蠅愛尋光紙上鑽，不能透處幾多難！
忽然撞著來時路，始覺平生被眼瞞。」

（待續）

讓我們同聲一哭

潘維疆

爲了自由
你們的鮮血
染紅了天安門每寸土地

爲了民主
你們青春健壯的屍體
堆積如山

爲了阻止腐敗貪汚
你們被瘋狂大屠殺……